

■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 垒土丛书 —— 《表演的季节》

何 方 —— 著

表演的季节



LEITUCONGSHU
吉林人民出版社

表演的季节

何方/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表演的季节

著 者:何 方

责任编辑:杜 红

责任编辑:马爱茹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 - 5649710

印 刷:长春盛达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9

字 数:233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 - 206 - 03569 - 8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1000 册

定 价:220.00/套(20.00 元/本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九層之臺 起于壘土】——老子



吉林人民出版社

《垒土丛书》编委会

主 任 —— 张笑天
副主任 —— 杨廷玉 张未民
委 员 —— 王 肯 鄂 华
 乔 迈 宗仁发
 韩耀旗 张顺富

《垒土丛书》总目

昌盛街(小说)	王齐君著
家族之痕(小说)	王怀宇著
丢失的生活(小说)	朱日亮著
信使(小说)	刘 庆著
失语(小说)	任 白著
表演的季节(小说)	何 方著
上邪(小说)	肖 达著
月光啊月光(小说)	金仁顺著
夏日迎风(小说)	宣 儿著
老人和鱼(小说)	郝 伟著
往日重现(小说)	夏鲁平著
青羊消息(散文)	胡冬林著
一个人的路程(散文)	赵培光著
最后的公牛(诗歌)	张洪波著
右手(诗歌)	薛卫民著

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总序）

曾有人说过，吉林的黑土地不长小说。我想这话有调侃、戏谑的成份，也有对吉林文学现状不满的恨铁不成钢之意。

这套书的问世足以证明，黑土地不光是长玉米，肯定也长小说、长散文、长诗歌、长报告文学、长杂文，长儿童文学。

这套文丛所以命名为《垒土丛书》，当然是取诸老子的“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它阐释客观世界由小到大、积微成巨的道理。文学又何尝不如此，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每个人的文学生涯，都必然是从垒土起，最后筑成九层之台。说每人都来垒土，筑就吉林文学的九层之台也未尝不可。

中国新时期文学，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受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获得了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的变异和发展。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标志，就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狭隘走向广阔，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多种多样的选择。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跃上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九层之台”，呈现出发展繁荣的局面。作为我省从新时期以来开始发轫的一批中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九层之台”的砖瓦。同时，他们也从“垒土”开始，正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辉煌的“九层之台”。基于这些考虑，我们把这套吉林省中青年作家个人文学作品选集丛书定名为“垒土丛书”。

第一批书目选定的15名作者，都是创作取得相当成果、当前在文坛上比较活跃、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我省中青年作家。收入这套“掌上丛书”的作品，有的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有的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有的在读者中产生过很强的反响。总之，这些作品无论是在主题的开掘和把握生活的方式上，还是在叙述策略和语言运用上，都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审美风格，出现了艺术的多种可能性和实践性。就风格而言，我们是兼收并蓄，这些作品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现代主义的，还有浪漫主义的等等。同时，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可能运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些表现技巧；现代主义的作品，往往也有现实主义的因素。因此，有些作品，很难用什么主义、什么派来明确地给予界定。

出版这套丛书，是我省近年来文学创作实力的检阅，也是向初学写作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参阅文本。对于每一位青年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无异是一笔财富。人的一生是由无数曲折的、坎坷的生活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这条链条上组结着所有的欢乐、痛苦、彷徨、迷惘、挫折和成功，它们构成了超越文学和时空的乐章，每个作家都不可能
是基督、救世主，但我想他们可以做到“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不矫饰、不粉饰，不文饰，让自己坦坦荡荡立于世、立于人前，哪怕自己有缺陷、有缺憾。那么他的人格、他的文章才是不欺人也不自欺的，魅力由此而生。温不增华，寒不改叶，物我两忘，宠辱不惊，这是一种意境。人可能穷毕生的追求而达不到，正像不是所有人都能登临九层之台一样，但至少应是心向往之。愿与君共勉。

2004年7月28日

何方，1962年6月26日出生于吉林省蛟河县天岗镇。毕业于大连轻工业学院。
1985年，在《丑小鸭》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后陆续在《作家》、《鸭绿江》、《湖南文学》、《中国铁路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三十余篇。
现在延边大学出版社工作。



目 录

老师	001
同学	010
红蝴蝶	021
一双旅游鞋	033
困惑	043
无意离婚	051
偶然	060
男人的友谊	073
表演的季节	088
固体的河	124
抒情的季节	160
都市游戏	133
残酷	230
隐秘的欲望	264
何方：在汉字里表演	臧永清 284

老 师

吉老师教我们是从二年级开始的。吉老师是个老太太。

上课的那天，吉老师早早地来到了教室。吉老师属于那种有些胖的老太太，脸胖胖的没有多少皱纹。她梳着那种向后梳的发式，头发里夹杂着许多白发，其实那些黑发也不很黑，有些发黄。吉老师走得慢。她走起路来左右来回晃，显得很悠闲。

吉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上课铃还没响，我们还以为是谁的奶奶来找人，就围着她看，她也不说话，只是笑咪咪的，把我们弄得也跟着她傻笑起来。

上课铃一响，她就走上讲台。她说她姓吉。这个姓我可从没听说过，觉得叫起来不大舒服。

按照惯例，一上课我们就都把手背到后面去，吉老师连连摆手，说：“只要端正坐好，手就不用背到后面去了。”我们一听，感到浑身很轻松，纷纷把手拿到前面来。

吉老师开始教我们拼音字母。

口要张圆，她说。

下面啊啊的声音很乱，我知道这是有人故意这样的。吉老师和别的老师不同，别的老师教要求我们齐齐地读。若是有谁乱嚷，那老师肯定会严厉地瞪起眼睛。吉老师仍然满脸笑意，她还用手比划着她的嘴，让我们学她那样子。纪胜安也怪模怪样地用手比划着自己的嘴，在那里啊啊地怪叫不停。我感到这课堂实在太乱了，就想这吉老师肯定不厉害，心里有些失望。

在上学的一年多里，我们换了七八个女老师，个个都挺厉害。在这七八个女老师中，差不多都是下乡知识青年和返乡知识青年。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她们常常只教一两个月就不知到哪里去了，走之前没有一点要走的预兆。我大胆地望望四周，吉老师还在耐心地教那几个字母。我早就学会了，可吉老师还在那里啊啊地教个不停。

我无聊地摸了摸衣兜，掏出了一盒火柴。这是我从家里拿来的，后座的付春义有支火柴枪。我摸出一根火柴。火柴着了起来，快要烧到手的时候，我急忙把火柴扔掉。掉到地上的火柴灭了，放出一股淡蓝色的烟丝。我忽然感觉这时教室静了。

我抬起头，吉老师正看着我。她说：“你把教室点着了怎么办？你能赔得起吗？”我低着头一声不吭。她说：“你把火柴交上来。”我顺从地把火柴放到讲台上。回到座位我不敢坐。她接着问：“你做得对吗？”我小声地回答：“不对。”吉老师说：“你坐下吧。”她没再说什么，接着教那几个拼音字母。

我发现班里同学们的声音齐了不少。我感到了一种威严从吉老师身上慢慢地弥漫开去。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总想着吉老师。几次到外面撒尿，我都要朝学校的那个方向望望，总发现那里红红的一片，像是着了火的样子。我不知这火是不是我白天点着的。这么翻来覆去地想着，竟一宿也没睡实。

过了几天，吉老师说要改选班干部，我一直在班里当班长，听吉老师说改选的事，我的心通通乱跳个不停。我愿意继续当班长。她让大家提名，全班谁也不提。吉老师说：“那就还让苏也当班长吧。”大家都说同意。苏也就是我。我心里当然非常高兴，但我知道不应该把表情流露出来。

又过了几天，上午上完课，吉老师让我们下午也去。大家去了以后，就见教室的墙上贴满了小人书的画页。这本小人书名叫《一块银元》。吉老师买了两本小人书，才在墙上让我们把所有的

画面全看到。这书是讲王小龙家一块有缺口的银元的故事。这故事邻居鲁婶给我讲过，那王小龙一家确实很苦，让人听了很不好受。记得鲁婶讲完我就哭了。从六岁时开始，我的感情就特别脆弱。

吉老师开始给我们讲《一块银元》的故事，她的音调低低的，充满了感情。同学们都站在靠墙的地方，微仰着头，呆呆地听吉老师讲。当吉老师讲到恶霸地主李三刀用水银把王小龙的妹妹活活毒死的时候，我立刻举起拳头高声喊着：“不忘阶级苦！”班里的同学都愣在那里，谁也没跟着喊。我又挥起拳头喊：“牢记血泪仇！”还是没有跟着喊的声音，我感到不知什么地方不对劲。这时我看到吉老师也愣在那里，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看着我，那眼神和同学们看我的眼神没什么两样，好像是我把她吓了一跳。我的脸立刻热了起来，尴尬地把举起的拳头放下。其实我这一套都是跟广播报纸学的，那上面总是说在老贫农控诉地主的会上，老贫农亮出被地主毒打的伤疤，有人就情不自禁地喊起口号，于是全场响起了热烈的口号声。当然我并不是情不自禁，吉老师刚开始讲，我就想到在什么地方喊一下口号，我想吉老师肯定会表扬我阶级觉悟高的。

吉老师讲完的时候，她让我们回自己的座位坐好。吉老师说今天大家都听得认真，没有精神溜号的，这很好，希望大家今后保持。她停了停，用她的大眼睛看了看我，嘴动了一下，说：“大家可以回家了。”同学们散乱着跑出了教室。我若无其事地跟在他们的后面，心里却难受极了。

吉老师说：“今天下午劳动，抬土垫操场，需要带锹和土篮。”大家都愿意带锹，因为土篮子携带不方便，弄不好还容易坏。我本来也想带锹，但听吉老师动员大家带土篮，就自报奋勇带土篮。

劳动开始的时候，吉老师也拿着一把锹给土篮装土。过了一

会儿，她的脸上出满了汗，吉老师就拄着锹，站在那里看我们干。我和付春义抬一只土篮。我俩让装筐的人把土篮装得满满的，用木棒一抬，木棒和土篮都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吉老师对我和付春义说：“你俩少装点，少装点。”我和付春义被吉老师的这句感动得不行，下一次装土，我俩非要把土篮装出尖不可。这筐土装得是有些多，我站了两次才站起来。木棒压在肩上，肩膀火辣辣地痛。我摇摇晃晃地朝前走，经过吉老师的面前，吉老师喊：“让你们少装点，咋又装这么多？”我朝吉老师艰难地笑笑，嘴里出声地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吉老师不理睬我的语录，说：“快放下，快放下。”还没等我念完，木棒咔嚓一声断了，我一个趔趄坐到那里。吉老师跑过来，脸色很不好看，她沉下脸说：“怎么净逞能呢，累坏了身体咋办？”她掀开我和付春义的衣服，发现我俩的肩膀出现了紫色的印子，她不说活，眼睛里亮闪闪的东西越积越多。

后来再装筐的时候，她就在旁边看着，不许我们再装那么多。劳动结束吉老师总结说：“苏也和付春义劳动表现好，肯下力气。希望大家向他俩学习。”但吉老师没提我用领袖语录激励自己劳动的事，这让我感到心里空荡荡的。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桥头的大榆树下，苦苦地想了好久。

那天我到学校比较早。我从家里带来把锤子，还有一些钉子。前几天付春义把几只破凳子修理了一下，吉老师就表扬了他，付春义非常高兴。我坐在那里却感到有些难受。本来我早就打算修理这几只凳子，可一直老忘带锤子来。看到付春义那得意的神色，我的心情十分沮丧。这几天我注意到又有几只凳子被纪胜安弄坏了。他常在下课的时候领几个男生在教室里折腾。

教室的门已经开了，但屋里没人。我放下书包，并不着急修理。我知道，修理是次要的，关键是要让人知道。班里还没来人，我趴在后窗朝外看。教室的后面是一片坟地，坟地里稀疏地

长着几棵水曲柳树，其中较高的一棵上面还有一个老鸱窝。我们常到这坟地里面去玩，现在是早晨，坟地里没人。两条黑狗和一条花狗在坟地里追着咬着，显得十分自在。

我从窗前转过头来，屋里已经进来了几个同学。我刚要修理凳子，付春义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的手中也拿了把锤子。我看见他手中的锤子，心里感到有点别扭。付春义朝我笑了笑，把手中的锤子朝一个桌子狠狠地敲了一下，他对我带来了锤子也感到意外。付春义放下书包，对我说：“吉老师让你到办公室去一趟。”我看了付春义一眼，说：“别闹，瞎闹什么。”付春义见我不信，加重了语气：“真的，王八犊子唬你。”我又看了看他，他说：“真的。”我觉得这差不多是真的，我想把锤子放到书桌里去。到了座位后，我琢磨了一下，又把锤子拿在手里，我是想让吉老师知道，我正在修理凳子。

到了办公室，老师果然坐在那里等我。天已经很热了，可吉老师却戴了顶棉帽子，额头上有三个紫色的火罐印。我拎着锤子走到吉老师面前，吉老师让我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吉老师说：“我病了，今天不能给你们上课。我想先给你讲一遍，然后你再给班里的同学讲行不行？”我对吉老师这么信任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想了想说：“行倒是行，可纪胜安不遵守纪律咋办呢？”吉老师点点头，她看了一眼窗外，说：“你让付春义帮你维持秩序。”我说：“那就行了。”吉老师拿出课本，给我讲起来。吉老师特别喜欢我的脑袋灵，比如有道题： 503×627 ，班里的同学都按部就班地做了，只有我在列竖式的时候，把这两个数调换了一下位置，并且中间的零我没去乘，自动把用5乘的那些数移前两位相加。这些知识从没人教过我，这让吉老师惊喜不已。吉老师讲完，问我能记住不，我说全记住了，看吉老师有些不信任的样子，我就先给她简单地讲了一遍。吉老师很高兴，她那张颜色不很好的脸露出一些涩涩的笑。

我回到班里，告诉付春义说：“吉老师让你维持秩序。”付春

义严肃地点点头，他很愿意接受这样的任务。

我站在讲台上讲，开始大家都感到新鲜，教室里很静。可后来纪胜安就开始捣乱。纪胜安先是往他同桌的脖子里灌砂子，后来就和他同桌闹了起来。我停住不讲，站在那里不动声色地看着纪胜安。付春义走过去，什么也没说，照着纪胜安的大腿就踢了两脚。纪胜安翻了翻眼睛，老实了。过了一会儿，纪胜安又弄了个纸叠的飞机四处扔。付春义抢过飞机撕了。后来，付春义干脆不坐在座位上，他像监工一样四处查看。付春义找了根木棍，谁不老实就给他一下。这样一来，教室里的纪律比吉老师在还好。

学校要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吉老师说让我当。她让我写份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材料，我费了几天的时间，查了不少次字典，终于把材料写好。我把这材料给吉老师看，她给我改了一些地方。

开全校大会的那天，操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听说要让我上台发言，我的腿一直不停地抖。

四年级的杜文杰走上讲台。吉老师告诉我杜文杰讲完就该我了。杜文杰的讲稿真厚，全校的学生都不眨眼地盯着她。“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杜文杰的声音甜润，像叮咚的泉水在响，让人听着特别舒服。我不安地摸着左臂上的红小兵臂章，这东西总有些倾斜，已经弄了好几次了，总弄不好。

杜文杰的妹妹杜文贤和我同桌，她正用极其崇拜的眼神看着姐姐。我六神无主地四处望着，心里仍然很害怕。杜文杰仍然在讲着。我抬头看了看杜文杰，忽然发现杜文杰长得极其漂亮，尤其是她的那双大眼睛，眼睫毛真是太长了。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把害怕这事就给忘了。后来杜文杰走下讲台，我仍然盯着她看。吉老师拽了拽我的袖子，提醒我该上台了。我的腿突然又开

始抖了起来，竟然不知是怎么挪到台上的。

我靠近话筒，掏出讲用稿。眼前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忽然化成虚影。那些我熟悉的面孔，在眼前渐渐地模糊起来。我的手微微发颤，声音干巴巴的。“……有一天下午，我和付春义值日，打扫完教室后，天已快黑了。我俩背着书包，从学校往家走。在那个臭水泡子的边上，我们发现一个一年级的同学在哭。我俩忙过去问他哭什么，他说他的铁锹被淘气的同学扔进了臭水泡里。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决定帮他把锹捞上来。可是天已经那么黑了，我和付春义还都没吃晚饭，肚子非常饿，真不想替他捞了。可是这个念头刚刚闪过，我立刻想起了黄继光和董存瑞。英雄的高大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他们为了祖国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难道我为了帮助自己的阶级兄弟，连这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吗？渐渐地我觉得腿不抖了，声音也洪亮起来了，“水刺骨地凉，我马上又想打退堂鼓了，可是我的脑海里立刻又浮现出邱少云的高大形象，他烈火烧身都一动不动，我只是凉点，为什么就害怕了呢？我默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领袖的教导鼓舞着我，我立刻就感到水不凉了，心中好像升起了一团火，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正当我越念越熟练自如的时候，我翻了一下讲稿，发现最后的那页不见了，我急忙去掏衣兜，翻遍所有的口袋也没有。我只好带着哭腔说：“我的讲稿丢了一页。”在一片的哄堂大笑中，我狼狈地走下讲台。

转眼到了暑假。放假的前一天，吉老师一再嘱咐我们不要单独到大河去洗澡。

中午，我正在家里的炕上躺着。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感冒了。我只知道寒冷的天气人愿意感冒，没想到这大热的天儿人也能感冒。二哥忽然跑进屋，告诉我说：“你班的吉老师来了。”开

始我以为他骗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坐起来的时候，就听见了吉老师的说话声。吉老师和杜文杰走进来。吉老师到我家是来借剪子的。她俩来中学开会。现在会开完了，吉老师让杜文杰跟她一起到附近的稻田里剪稻稈。吉老师说她养了几只小鸡，冬天没有吃的，她剪些稻稈好给小鸡冬天吃。我立刻跑下地，把家中的两把剪子拿出来。吉老师和杜文杰要走。我立刻穿好衣服和她们走。见到吉老师，我的病好像好了。我非常想为吉老师做点事。

外面的天气很热，阳光很好。水稻田的上方，好像有一团团透明的东西在不停地升起。蜻蜓很多，旁若无人地飞来飞去。有的蜻蜓蹲在水稻尖上，不停地转动透明的脑袋。吉老师和杜文杰用剪子剪，我用手拔。等我拔多了，就送到杜文杰那里剪断，然后放进她拎的兜子里。杜文杰的手很白很长，似乎没有多少力气。我愿意看她费力地剪断我拔的稻稈的那副样子。

我正忙前跑后弄得起劲的时候，就见付春义从大道上跑来。我以为他也是帮吉老师剪稻稈的，就朝他招手，让他到我这里来。付春义气喘吁吁地跑到吉老师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纪胜安在水泡里淹死了，刚捞上来。”一听这话，我立刻惊呆了。吉老师大睁着眼睛，问了一句：“真的吗？”付春义使劲点头：“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吉老师沉默了一会儿，她无力地垂下了头，眼泪从她的眼里慢慢地流了下来。吉老师朝杜文杰和我挥了挥手，说：“我们回去吧，不弄了。”

再开学的时候，班里果然就不见了纪胜安，这使我们班平静了不少。当然，我们班也常挨外班的欺负。比如，有人常挨外班同学的打；班里的好凳子常被外班的同学换走。纪胜安在的时候，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班里的同学他打着玩可以，外班人打可不行。

刚进入冬天，吉老师就先穿上棉衣棉裤。她好像苍老了不少。教室里烧起了一只大火炉子。教室前面的墙角堆放着许多木头和劈好的木块。木头填进炉子里，轰轰地发出欢腾的响声，